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赵德发：与土地深情对话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赵胜男

这个夏天，一部改编自赵德发原著《继续与决绝》的年代剧《生万物》火爆荧屏，它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，发生在齐鲁大地上，围绕农村土地变迁的故事，也以破4%的收视率点燃大众热情，相关话题轮番登上热搜，成为年度现象级作品。

作为这部剧的文学源头，年逾七旬的山东作家赵德发，在剧集热播的浪潮中，既见证着作品被赋予新生命力的惊喜，也在与观众的隔空对话里，重温着自己与土地、与文学相伴的数十载岁月。日前，赵德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畅谈《生万物》带来的触动、文学与影视的双向奔赴，以及他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坚守。

从文字到荧屏的泪与暖

《生万物》于2025年8月13日在CCTV-8和爱奇艺同步播出，一经开播便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。据灯塔专业版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9月10日18时，其全网正片播放量已突破17.52亿，成功跻身2025年剧集播放量前三名。

原著《继续与决绝》同步翻红，甚至在《生万物》首轮完播后仍热度不减。在各大网络购书平台上，该书高居搜索榜首位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外发布消息称，电视剧播出以来，该书加印四万五千册。赵德发也随之忙了起来，来自天南海北的讲座活动、线上线下采访和交流活动应接不暇。

“一个形容出圈的感觉？”记者问他。

“爽！”赵德发笑着说。

亮眼的收视成绩和书籍销量很令赵德发欣慰，他坦言“都是惊喜”“完全超出预期”。起初得知这部作品由著名导演刘家成执导，汇聚杨蓉、欧豪、倪大红、秦海璐等实力演员时，他盼望也相信这个优秀团队能让作品热播，却没想到会引发如此热烈的反响；屏幕上的弹幕里满是观众的感慨，社交媒体上关于角色命运的讨论刷屏，就连他身边的亲友，都成了这部剧的“忠实追更者”。

看到大结局时，他和无数观众一样，在屏幕前湿了眼眶。剧中，头发花白的绣绣，再次踏进当年的闺房，窗外游客匆匆，她却恍惚看到了父母、妹妹，更是与封大脚“重逢”。她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，和封大脚手拉手走到整顶子上，喊出那句“愿五谷丰登，天下太平”……赵德发告诉记者，这段让人泪奔的场景，是由他亲自设计的。

“天牛庙村的乡亲们，风风雨雨几十年，所求的不就是土地丰收，日子安稳吗？”在他看来，“五谷丰登，天下太平”这几个字虽极简，却藏着中国农民世世代代的梦想。也正因这份对土地的深情，《生万物》跳出了单纯的剧情叙事，多了份对农耕文明的敬畏与眷恋。

最让赵德发心疼的角色，还是宁绣绣。这个原本单纯美丽的千金小姐，被土匪绑架后，父亲为了保住土地，竟让妹妹代替出嫁；历经磨难嫁入封家后，又在土地里摸爬滚打，甚至在马子围村遭遇危机时，挺身而出要牺牲自己救乡亲。

“看剧时我流泪了，就像当年写小说时一样。”赵德发回忆说，有两个创作场景至今都印在他的脑海里：一是宁绣绣随封大脚开荒累到流产，把胎儿遗体埋在新地里，“给土地增养分”；二是宁绣绣弥留之际，突然说“我当年在山上没被马子怎么样，你信不信”，封大脚赶紧上前握她的手说“我信”。“后一个场景是我即兴发挥写的。绣绣一辈子都被那个心结、那个阴影笼罩，到最后还想澄清自己，写的时候我泪流满面。”

苏苏的命运同样引发观众热议。这个天真无邪的姑娘，因家庭变故被安排“替嫁”，在费家受尽委屈，好不容易盼来与郭腰腿相守的幸福可能，却惨遭毒害。“苏苏是可爱的孩子，我写小说时为她流了很多泪，没想到观众也这么心疼她。”赵德发说，观众的共情，恰恰印证了“土地上的故事最能打动人心”——无论是宁绣绣的坚韧，还是苏苏的悲剧，都扎根在齐鲁大地的土壤里，藏着一代人的悲欢离合。

这或许也是近两年精品年代戏多成爆款的原因之一。在赵德发看来，年代剧的魅力，在于“时代感”与“命运感”。“时代感”能让观众走进陌生的过去，了解那时候的生活——比如《生万物》里，农民对土地的炽烈感情，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，他们愿意去了解；“命运感”则让观众牵肠挂肚，像绣绣、苏苏跌宕起伏的一生，带动人们跟着哭、跟着笑，甚至有了情感的记挂，自然就舍不得快进，更愿意追完每一集。”赵德发认为，正是这种由时代细节搭建的沉浸感，加上人物命运牵动的共情力，让年代剧跳出了单一的怀旧框架，成为不同年龄层观众都能找到情感落点的载体。



2019年夏天，赵德发与修船渔民交谈。

“土生万物”，双向赋能

对于文学作品影视化改编，赵德发一直秉持认同态度。“好书能带来好剧，好剧又反哺好书，这是文学与影视最好的相处方式。”赵德发将眼下的这股观剧热、读书热，称为“双向赋能”。

“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，扩大了受众群体，让作品‘出圈’；实现了艺术形态的转化，让读者耳目一新；还能彼此奔赴，建立文学与影视的共生关系。”赵德发认为，文学作品能成功改编成影视需要三个特质：“优良的精神内核，能反映时代精神，引发思考；精彩的故事框架，影视靠故事推动剧情，好框架能让改编更顺畅；独特的人物形象，性格鲜明的人物，在荧屏上一出现就能吸引观众。”这三点，恰恰也是他多年创作的坚守。

拆解《继续与决绝》到《生万物》这两个作品名字，也会发现其中藏着对这三个特质的精准诠释。赵德发的原著跨度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，写了两代农民对土地的不同态度：老一代是“继续”的，把土地当命；新一代是“决绝”的，背离土地走向城市。而《生万物》只截取了前半段，聚焦老一代与土地的羁绊。“‘土生万物’既突出了土地的生养功能，也有‘三生万物’的深意，名字的变化也很贴合剧集的主题。”赵德发说。

而为了让这份“土地情结”更具象，剧集里融入了大量山东民俗，其中对“五谷仓”场景的生动呈现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五谷仓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之日举行，这一特殊时间节点，阳气上升，万物复苏，本身就蕴含着新岁伊始、生机勃勃之意。剧中，村民们怀着对丰收的热切期盼，纷纷参与到五谷仓仪式里。他们手持簸箕，盛着草木灰，在地上小心地撒出三环套或五环套的圆圈，这些圆圈代表着五谷。其大小、规整程度，都仿佛承载着对这一年庄稼收成的愿景，圆圈越大，寓意着未来粮食越充盈。五谷仓时的画面构图精心，地上用草木灰撒出的圆圈，线条清晰，极具视觉冲击力。村民们专注的神情，缓慢且庄重的动作，与周围古朴的村落环境、简陋的农具相互映衬，将那个时代农民对土地的敬畏、对粮食的珍视，毫无保留地展现给观众，使观众仿佛身临其境，真切感受到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。

“我小时候就见过五谷仓，写小说时特意写得细致，没想到剧组真的把它还原了。”赵德发告诉记者，这样的情节特别打动他。“民俗不仅增加了画面的氛围感，更是中华文化的载体——五谷仓里藏着农民对丰收的期盼，方言里裹着乡土的温度，有了这些，剧集才真正扎根在齐鲁大地上，有了与众不同的山东特色。”

早在《继续与决绝》之前，赵德发已有作品被影视化改编，尤其是长篇小说《经山海》曾被改编为电视剧《经山海》。该剧凭借对乡村生活的真实刻画，鲜活的人物塑造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探讨，赢得观众的普遍好评，进一步展现了他作品影视化的魅力与潜力。

“文学和影视是不同的艺术，影视需要情节更集中，有些改编很有必要。”他告诉记者，2022年秋，《继续与决绝》确定进行影视改编。在此之后，他不仅向主创团队讲述小说的创作背景和初衷，还陪同团队勘察拍摄场地，到剧组探班，讲解山东的民俗文化。《生万物》剧方还曾反复研讨，如何改编才能让作品更符合当下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口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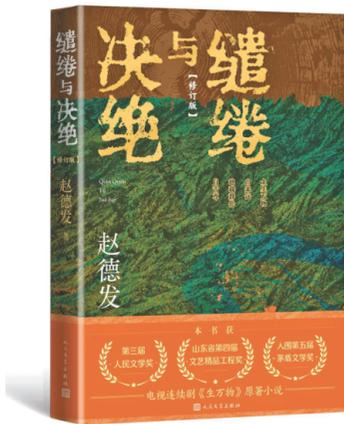
“有些人设、情节的改动，我不仅接受，更觉得十分精彩。比如大脚在雪夜上山去救绣绣，后用八抬大轿抬着她绕村三圈，仪式感满满，给了绣绣充分的尊重和体面。这些都是原著里没有的情节，却特别打动我。”他认为，“当然，改编也要掌握尺度。比如，费左氏毒死苏苏和郭腰腿的经典桥段，剧集就忠实保留了原著的震撼，成就了全剧‘意难平’的泪点，也是故事中最有力量的部分之一。”

在这个双向奔赴、双向赋能的过程中，作家的角色是什么？“首先要写出优秀的作品，给改编提供好基础，还要做好配合，比如看剧本提意见、和剧组商讨细节等等。只要能让作品更好，多少努力都值得。但最核心的始终是‘写好字’，只有文字立住了，故事和人物才有生命力，改编成影视时，才能留住最珍贵的内核。”赵德发回答道。

经山历海，继续“修行”

赵德发也表示，并非只有被改编的小说才是好小说，大量未被改编的作品依然是文学佳作。写作时不能以影视化为目标，那样会影响作品的风格与品质。“先把小说写好了，再有合适的机会和缘分，就可能被影视化呈现。”

从教师到机关干部再到作家，赵德发的身份几度转变，但对文学的热爱和对创作的坚守从未动摇。从短篇小说《通腿儿》叫响文坛至今，在数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，赵德发成果丰硕，作品涵盖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散文随笔等多种体裁。其“农民三部曲”（《继续与决绝》《君子梦》《青烟或白雾》）更是深受读者与评论界的认可。



赵德发的小说《继续与决绝》

“平衡艺术性与现实主义，是守正创新，也是作家的社会担当。”赵德发说，“现实主义道路很广阔，我走了几十年，今后还会继续走。要密切关注时代，把握时代脉搏，把社会的最新信息融入作品，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反映时代的文字。”

不久前，赵德发还带着最新长篇小说《大海风》亮相上海书展。这是他第十部长篇小说，也是他第一部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。五十余万字的《大海风》以黄海之滨的马蹄蹄、青岛、上海、大连等港口城市，以及广阔的海洋为故事发展的“流域”，展现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，中国知识分子实业救国的理想与实践。

对话土地，拥抱大海，也打开了赵德发的创作视野。在他看来，作家的修行，不仅是提升写作技巧，更要修炼思想、人格与胸襟。“唯有持之以恒，一步步提升自己，才能在文学路上走得更远。”如今，赵德发还担任山东大学创意写作班的特聘教授，参与培养新一代创作者。山大去年成立了作家书院，赵德发与赵冬冬等作家一起，带创意写作研训班，研究生，未来还计划开设本科生班。研训班的学员们，有古稀老人，也有在校学生，大家学习热情很高，一边听课一边创作，还拿出了成果，着实让他欣喜。



《生万物》剧照

眼下，《生万物》的热度还在继续，赵德发笑着说：“希望更多人通过这部剧，感受到土地的力量，爱上文学里的故事。”而他自己，则会继续与文字为伴，在现实主义的“修行”路上，书写更多关于土地、关于大海、关于时代、关于人的故事——就像他笔下的宁绣绣、封大脚一样，永远怀着对土地的敬畏，永远藏着对生活的深情。

面孔



温儒敏：为语文生活撑把伞

近期，在一场关于文学生活和语文教育的研讨会上，温儒敏将数智时代对语文生活的冲击比喻为一场暴雨，“来不及撑开雨伞，就把我们全身都浇湿了。”作为北京大学教授、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编委会主任，他在密切关注这场静默却深刻的变革。

在他看来，迸发声光电的电子屏幕不断分散孩子的注意力，使他们难以形成深度思维，“跳过了看白雪公主的阶段，一步就跳入了眼花缭乱的成人世界。”他借用IT领域的“兔子洞效应”警示道，游戏化、碎片化的学习方式正在侵蚀孩子的专注力，阻碍深度思考能力的培养。

然而温儒敏并非悲观论者，他清醒地认识到，AI技术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双刃剑：“我们自己每天都在享用现代科技成果带来的便利。我们不当旁观者，也不能只是强调‘坚守’，因为在这场大变革面前，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。”

语文学学习从不局限于课堂，更延伸到家庭与社会交往的每个角落。在这个技术狂奔的时代，温儒敏提醒我们，教育工作者真正的挑战，是为学生在暴雨中撑起一把伞，既要拥抱时代之变，也要坚定守护阅读之光。



洪子诚：自称“教书匠”的文学史家

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，洪子诚是一位无法绕开的重要学者。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与推动者，他始终以“教书匠”自居，谦逊而勤恳。

洪子诚的学术生涯被学生们戏称为“大器晚成”，其大部分专著完成于五十岁之后。如今八十六岁的他，推出新作《当代文学十六讲》。这部由视频课辑录而成的著作，以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六个关键问题为线索，用质朴的语言和充满生命感的叙述，引领读者深入理解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与政治文化变迁。洪子诚希望借此书激发读者阅读文本的兴趣，而非仅仅停留在知识和概念的讨论层面。

早在北大求学期间，洪子诚就参与了文学史写作，这段经历成为他文学史观与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启蒙。执教多年间，他一边从事教学，一边撰写相关教材。在难以形成共识的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他独立撰写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，被公认为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具有奠基性意义，成为海外最具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之一。此后他坚持深耕这一领域，为后辈学者开拓出广阔的学术空间。

从北大讲台到线上课堂，从学术专著到视频讲稿，洪子诚始终秉持“认认真真做事，清清白白做人”的人生信条，在喧嚣的学术场中选择沉潜深耕。正如与其共同开创当代文学学科的挚友谢冕所言，洪子诚在当代文学的洪流中“履险如夷，终成大业”。



蒋鲁敬(右)和同事揭取竹筒

蒋鲁敬：在简牍中“破案”

在湖北荆州博物馆“书于竹木”展厅内，策展人蒋鲁敬的讲解仿佛有一种魔力，能让一枚枚沉睡千年的竹筒重新“活”过来。2012年，从吉林大学历史文献学专业毕业后，蒋鲁敬进入荆州博物馆，与简牍结下不解之缘。十年来，他参与发掘和整理了望山桥楚简、龙会河楚简等多批珍贵文献，争分夺秒地将软如面条的竹筒送至实验室，经过揭取、清理、红外扫描、脱色脱水等一系列精细操作，原本模糊难辨的文字逐渐清晰。

蒋鲁敬的工作远不止于抢救简牍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电脑前释读那些文字。比如出土于王家咀墓地的楚简《诗经》，就提供了窥见先秦典籍原貌的重要实物。让他着迷的，正是如破案般揭开历史谜题的过程。“简牍学看似冷门，却充满令人沉醉的独特魅力。”蒋鲁敬深知，学术不应困于象牙塔内。他不仅独立完成了“书于竹木”展览大纲的撰写，还走进高校举办讲座，参与线上直播，以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传播简牍文化。

在他看来，简牍是古人笔端的原生态记忆，不仅要破解其内容，更要让它们“活”起来。在这个与沉默竹筒对话的冷门领域，蒋鲁敬正用自己的方式，让这些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书写载体，继续讲述永恒的故事。（□记者 蔡可心 整理）